

當陌生不再陌

貧病、意外、磨難，讓生命變得沉重；
儘管如此，
在愛的交會下，
非親非故的兩個人有了關連，
受苦的人也因為有了陌生人的善意扶持，
可以獲得喘息、找到生命的支撐點、突破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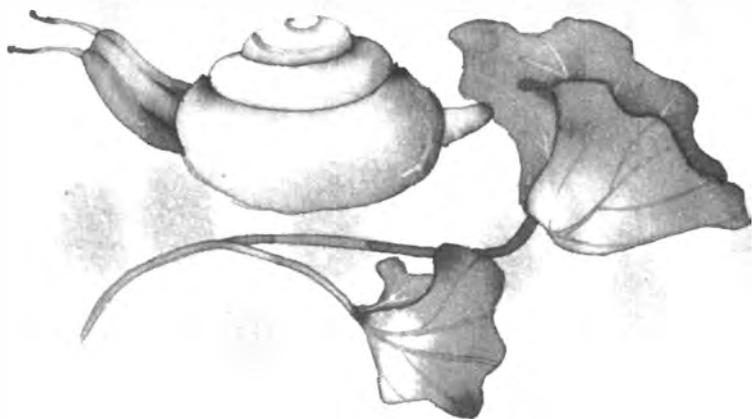
當生命與生命交會，
苦難在悲憫中消滅——
時間，讓關懷更深；
陪伴，直到每顆破碎的心都淡去傷痕；
承諾，因為有你，所以我的未來一定會更好。



TZU CHI FOUNDATION

【第一部】

當陌生不再陌生



山谷中的奇蹟

·攜手同行·



學校啓用當天種下的那株樹苗，是瑪瑞塔村落唯一的一樹；熱情抖動的新葉，吸吮著來自許多人的愛……

瑪瑞塔 (Marita) 是墨西哥提娃娜市 (Tijuana) 的一個小區，然而提娃娜市民對她卻一無所知。她座落在南郊貧瘠的山坡，用廢木板搭成的小屋相連成片，山風吹起漫天土灰時，村莊就看不清了。

村裏的路好像是第一輛馬車的車輪隨心所欲輾過之後確定的，進村的人很少能找到原路出來。沿著山坡往村裏走，累了、渴了，被烈日曬得頭暈，卻找不到一棵遮蔭的樹、一條潤喉的河；迷路的鳥雀在這蒼涼之處飛了一陣之後，又紛紛奔向都市的溫暖。



第一批踏上這片山坡的墨西哥南部人是最早的瑪瑞塔村民。他們的褲腿歷經長途跋涉的歲月而風化了，一觸就破；由四根木幹支撐的家，屋頂是塑膠片，屋牆則是被單，常聽說孩子被蛇和毒蠍子咬傷。

夜晚，母親們總是習慣緊緊摟著孩子睡覺，因為他們在困倦中難以分辨風聲還是狼嚎；每遇豪雨，水順著山坡流下來，流過家中的泥地，在床角發出嘩嘩聲響。

儘管如此，渴望在這個離美國最近的城市尋找謀生機會的人一批又一批來到這裏，在四面透風的木板房中定居下來。

水靈靈的孩子 沒有書念

當目光在這片黃土地上疲倦地移動，一群正在玩耍的孩子們突然躍入視線——在乾旱至極的土地上，怎會有如此水靈靈的孩子？

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烏亮的頭髮、通紅的臉蛋、那永遠微笑的酒窩，看得人心湖也漾起快樂的漣漪。

自一九九四年起，美國慈濟志工就開始在瑪瑞塔和臨近貧民區發

放、義診和幫助需要援助的個案，所以不少志工家中都珍藏著和瑪瑞塔孩子們留影的照片。

照片上，有親吻孩子的臉、有大笑著將孩子舉過頭頂，還有每個人各抱一個孩子欣賞，像欣賞各自的捧花，笑瞇瞇地一邊看著自己懷裏的，還一邊用眼角瞄別人懷裏的。

瑪瑞塔到底有多少孩子？村長估計大約有一千個，學齡兒童約有六百多，但是，瑪瑞塔沒有學校，離最近的一所學校也有好幾哩，而且早已額滿。

當志工們知道這些可愛的孩子沒有機會上學時，心情都變得沉重；在一次義診活動結束之後，志工走訪了附近的一所小學。

那所學校看起來像是堆放雜物的小倉庫，站在教室內，透過牆板和屋頂的破洞，可以看到遠處的村莊和天空；屋外那間沒有屋頂的廁所僅容一人，聽說因廁所內的木板舊爛，曾有孩子摔進化糞池。

村民們曾多次向政府提出建校申請，還有一次，三百多人牽著孩子到州政府請願，頂著烈日走了十幾哩，到了州政府廣場，腿都站不直了。



接待請願代表的官員引村民登上高樓辦公室，打開窗戶，指著南面連綿的山坡說，外地移民愈來愈多，不僅市政建設速度跟不上需求，學校的匱乏已是普遍性的問題。

村民們遠遠望著自己的村落成了一個小點，他們的激動和不平也漸漸變小，最後以無奈作結。

歷經艱難 美夢終於成真

美國和墨西哥兩地慈濟志工萌生為當地建校的想法，積極展開勘察及籌畫。

在志工們苦口婆心說服下，安排了一次與教育單位官員商談的機會。那天，志工懷著滿腹理想驅車趕去墨西哥，到了約定的時間和地點，對方卻失約了——因為沒有任何一位官員相信，會有一個與他們毫無關係的外來團體，願意幫他們解決孩子的就學問題。

連瑪瑞塔村民也不相信慈濟想幫他們蓋學校。當志工在村裏傳達建校的構想時，大家都以為在開玩笑，志工靈機一動，想到村民都相信上

帝，便請神父轉告。這時，村民才像相信見證一樣地相信了這件事。

接著，這項申請案在政府官員的辦公桌上開始了漫長的旅行；在傳閱研議的過程中，它首先接受的不是一道道欣喜的目光，而是一次次懷疑的審視。

在等待中，瑪瑞塔村民變得半信半疑，也變得耐不住性子，決定每戶出資二十比索購買木板，先搭出幾間簡單的教室供孩子讀書。

沒有門窗的教室擋不住猛烈的風沙，也留不住才來了五天的教師。村裏的讀書聲稀稀落落，教室牆板補補貼貼，艱難地護守著孩子的求學之夢。

為了不讓這項涉及土地、市政、教育、工程等部門的申請在官員們的辦公桌上久留，志工們一次又一次冒著酷暑到州政府、市政府催問、溝通、拜託。

建校申請所遭遇的困境和挫折難以言喻，以致志工在收到最後一份文件——建校工程圖時，竟歡喜地像孩子般哭泣起來。

從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六日簽約後，只花了短短三個月的時間，一座包括六間教室和中型水泥操場的學校，就展現在瑪瑞塔村民面前。一位



墨西哥官員曾在眾多媒體記者前，稱讚慈濟人的愛心和誠意，特別誇獎志工們的原則性、忍耐力和高效率。

受過苦 所以更懂得珍惜

學校座落在地勢較低的坡谷，在四周破舊不堪的房屋中，那片簇新的天地，彷彿是從地下升起的奇蹟！

兩幢造型明亮的校舍面東而立，寬大的玻璃窗在陽光中像一對對閃亮的眼睛，含笑注視著操場上玩耍的孩子們。

男孩們在踢足球，女孩們則在玩追人遊戲，山谷盛滿了歡笑聲；我們著迷地看著沸騰的操場，沈醉在孩子的喧鬧聲中。學生們穿著乾淨整齊，頭髮也梳理得有模有樣，看到小女生花裙下潔白的長統襪，令人鮮明地回憶起一年前在塵土中玩耍的孩子那帶泥的褲腿。

上課鈴聲響了，孩子們立刻停止遊玩向教室跑去。一時間，六間教室門口排起六列整齊的隊伍，經老師點名後魚貫地進入教室，最後只剩下站在各自教室門口的六位老師。

這六位老師都是二、三十歲的墨西哥青年男女，他們彼此用微笑和手勢相互致意後，才跨進教室，輕輕地關上門。此刻，學校靜極了。

「看到沒有機會上學的孩子，心裏就會難過。」剛從師範院校畢業、自願到這個偏僻地方任教的年輕人，因為對孩子那分充盈的情感，他們每天換幾趟公車又走幾哩路過來；他們用微薄的收入，買文具用品送給家境貧苦的學生；下課後走訪學生的家庭，傳授教育孩子的經驗；放棄週末休假，回學校為成績落後的學生補課……

一年級老師安東尼奧的班上來了一位十四歲的男孩，他從小跟著父母顛沛流離，從來沒上過一天學。他和只有他一半年齡的同學坐在一起顯得突兀，常遭取笑。

安東尼奧老師拉著這位男孩的手走到講台前，含著眼淚跟大家講述他的辛苦生活和沒有機會上學的原因。孩子們聽了都十分同情，不僅不再嘲笑他，而且都喜歡跟這位「哥哥」玩。

一位腿部殘缺的男孩名叫賽里歐，是五年級成績優秀的學生。他在移居瑪瑞塔之前，一直在南部讀書，幾年前他急著去買冰淇淋吃，在穿越路口時被飛馳的車子撞倒受傷。



賽里歐喜歡上學，傷腿後就無法走遠路去學校，心裏十分苦惱。全家搬到瑪瑞塔不久，慈濟小學就蓋在他家斜對面，如今他可以天天上學了！校內還有兩位患有小兒麻痺的孩子，天天由家長扶著走來上課。

克羅蒂亞老師說，瑪瑞塔的孩子受過苦，對擁有如此漂亮的新學校都很感激，對老師很愛，也很親近。

正說著，她笑著問學生們：「你們愛不愛老師？」只見那些學生大聲喊「愛！」爭著將小身體去貼近克羅蒂亞，有幾個還緊緊抓著她的衣角，怕她離去似的。被孩子們簇擁著的克羅蒂亞笑得滿臉通紅。

校長葛瑞絲說，有了慈濟小學，村裏百分之九十的學齡兒童都上了學。目前五百二十九名學生分上下午兩批上課，開設的課程有西班牙語、數學、歷史、自然地理和體育；也為十六位年齡在十四歲以上，從未上過學的學生開設了一個補習班。

重新找回 失落的尊嚴和驕傲

為了維護校園安全，學生或家長出入學校時，都會隨手將鐵門掩

上，還有幾位學生家長前來見校長，表示想集資為學校教室的窗戶加裝防盜裝置。

長得高頭大馬的村民弗南多，將工作安排在週日，其他時間都義務為學校當守衛；而校長的妹妹受姊姊愛校精神感動，主動當起學校的清潔義工；村民只要一有空，就來分擔學校的雜務。

下課鈴聲響了，學生們收拾好書包，爭拿牆角的掃把清掃教室。掃把很長，低年級的小朋友揮掃起來有點費力，身體好像失去了重心，但是他們的表情全都認真專注；掃著掃著，漸漸掃到了教室門外，還欲罷不能，其他同學幫著灑水、拾紙屑、倒垃圾。

這群追尋幸福的人們，在追尋中卻體會著流放的痛苦；一貧如洗的黃土地雖然接納了他們，卻從未給予認真的對待。

如今，因為這所嶄新的學校，他們的心有了尊嚴和驕傲，生命也有了高貴的感受，在長期失望中變得麻木的心，也真正復甦了。

（撰文·潘鳴）



· 攜手同行 ·



饅頭香

是誰讓眼盲的人相信自己還寶刀未老？阿榮的手工饅頭，嚐起來香Q厚實，滋味裏有夢想……

輕悄悄地，阿珍穿過大林慈濟醫院大廳，朝我們走來。

「這就是阿珍啦！」醫院志工介紹阿珍是個勤儉的客家婦女，這幾天來照顧住院的丈夫阿榮。

笑容滿面的阿珍捧起手上的塑膠袋說：「阿榮生病，需要營養，我到對面給他買虱目魚粥，五十塊；我吃肉燥飯，人家說飯就是鋼，我只要吃白米飯就有力氣。」大大的便當盒才裝了一半，白澄澄的米飯上鋪

了一層薄薄的肉燥，「才十塊錢！」阿珍帶著幾分得意。

秋日，在醫院相遇

阿珍有兩個女兒，一個七歲、一個四歲，人家說養孩子最花錢，可是這方面也照樣能省。

「兩個孩子都沒用過紙尿片！人家辦完喪事，不是有不要的白麻布嗎？我就去要回來，車成孩子的尿布！」阿珍算算，省下一打紙尿片三百多元，夠買一罐嬰兒奶粉了。

「我的孩子都跟石頭玩，玩一加二、三加四的數字遊戲，要不然就把石頭扔進水溝裏，聽它發出『噗通』的聲音，她們就笑得嘻嘻哈哈；有時，親戚也會將孩子玩過的玩具送給我們，她們拿著那些斷頭斷腳的玩具，照樣能串成車子開動。」

「每次出門買菜，我都在一家書店停留二十分鐘，看看糖尿病人應該注意什麼；簡單的，我看過就記住了，不然就帶紙筆去記重點。」有一天，老闆問阿珍為何每次都看同一本，她跟老闆解釋，因為先生得了糖



尿病，必須知道怎麼照顧他。老闆頗為感動，想以半價把書賣給她，可惜阿珍的算盤不這樣打，他說，半價也要一百多元，夠她買很多東西了。

「因為阿榮說，生活要節儉，如果那天孩子生病了，沒錢看醫師怎麼辦？」

自小養成的勤儉習慣加上現實的經濟壓力，使得阿珍每講到「錢」字，就投射出對「病」與「貧」的擔憂。

四年多前，阿榮因糖尿病導致雙眼失明，駕駛貨車的他無力謀生，家裏的幾分田地只得租人耕作。阿珍成天照顧丈夫、孩子和公婆，時間盡兜著家務打轉，頂多割草餵羊或種種菜而已。

阿珍說，人窮，連親戚看了都害怕，明明迎面走來卻又掉轉頭去。「他們好像怕我們跟他們借錢喔！」阿珍說這話時，毫無見怪的意思。

陽光午後，走進阿珍的家

車行於鄉間田野，近月即將採收的落花生被太陽照射得神氣活現。

訪視志工來到阿榮家進行居家關懷，距離他出院正好一星期。

車子開進阿榮家前的大院子，阿珍夫婦倆和她婆婆、女兒早已在廊下等著。

環顧這個大院子，阿珍說，阿榮常在這兒走動，偏偏鄉下人又不喜歡穿鞋，她唯恐任何一顆小石頭刺傷阿榮的腳，因為糖尿病患者一有傷口，最怕引發潰爛截肢，所以她總是將地面打掃得乾乾淨淨。

阿榮看起來氣色不錯，臉上掛著清清爽爽的微笑，每當丈夫出現這等表情，阿珍還能不高興嗎？而難得有朋友來，阿珍的話匣子嘩啦啦地打開了。

從二〇〇〇年底按月接受慈濟給予的生活補貼後，阿珍成了《慈濟》月刊的讀者，她記得的慈濟故事不少：「有一篇寫一個先生娶了阿達阿達的太太，生下來的孩子也是阿達阿達，慈濟到現在還在補助他，但是他每個月都捐一百元給慈濟再去幫助別人，所以我也學他喔！」

每當志工誇讚她的善舉，她便推說：「才一點點錢而已，不要再講了啦！」

進到阿珍的廚房，女人家的話題圍繞在柴米油鹽上。



「阿榮要限制蛋白質，如果尿蛋白已經出現兩個『+』，就不能再吃豆類了；每隔三天就要測一次血糖，飯前、飯後兩個小時，如果高到兩百以上，那一餐飯就要少吃一點。」

為了阿榮的健康，阿珍收起客家人的重鹹口味，堅持吃得清淡少油鹽，因此，提起她的廚藝，婆婆搖頭、阿榮說她笨，但阿珍還是默默守著這個原則。

每當天氣轉涼，阿珍晚上一定給阿榮準備熱水泡腳，她說，冬天的腳乾燥又冰冷，泡溫水讓兩腳溫暖、促進血液循環，會很舒服。

「我曾經請求醫師把我的一個眼睛給阿榮，醫師愣了一下，說這樣不行！唉，現在我只要我的阿榮每天笑笑的，我就很高興了，他一生病，我就會哭……」

這天，阿榮也很健談，說著他以前開貨車豈止南北兩路熟透透，花東地區也瞭若指掌，簡直把台灣省的地圖全放在腦子裏。

他把所到過的地方和當地盛產的水果連結在一起，記得清清楚楚；想當年，他就是幫人載了一車子的西瓜北上苗栗，遇到了一個愛吃西瓜的阿珍，終於結為連理……

正當大人們聊得開心，小女兒爬到阿榮背後，拿起她爸爸的墨鏡，架在自己圓圓扁扁的鼻梁上，不時嘟囔著小嘴巴強作支撐，表情真有趣。聽到志工說小女兒長得真像阿榮，阿榮說：「如果我的眼睛看得見，最想看的就是這個小女兒，自從她出生，我一直沒見過……」

阿榮說他想趕緊去工作，總不能一直在家閒坐，依賴家人照顧，這不是以前那個勤奮開車、種田的阿榮。

言談中，得知阿榮昔日在軍中是名伙夫，他一個人一次做四、五百個饅頭都不成問題。很久沒下廚的阿榮在志工的鼓勵下，也相信自己寶刀未老，打算下回要作東請大家吃饅頭呢！

入冬，阿榮的饅頭香

入冬，陽光並未穿透雲層，感覺空氣舒爽卻不涼冷。一望無際的花生田還是油綠綠的，可是今天到處都有動靜——男女三五人，戴著帽子、袖套和手套正彎腰工作，唯一打破靜默的是那部呼嘯響的採收機。

距上次訪視的一個月後，阿榮今天要親手做饅頭，會是怎樣的滋



味？包括他的家人在內，大家從來沒吃過，連阿榮自己也很期待。

原本要讓阿榮從發麵、揉麵到切麵全程包辦，可是考慮到發麵時間長，恐怕來不及在中午吃到饅頭，所以由一位賣麵包的志工先將麵團和好。在前往阿榮家途中，放在後車箱的一大桶麵團，已悄悄發酵……

阿珍背著孩子不知在院子裏踱了幾圈，一見我們來，引領大家將帶來的麵團、小黃瓜、苜蓿芽、沙拉醬、豆皮、海苔、雞蛋和一個三層大蒸籠放到餐桌上，一下子廚房空間就變小了。

阿榮既不在庭院，也不在屋裏，志工聽見門外響起腳步聲，親切地問候：「阿榮，你去那裏？」

「攏嘛是你，叫阮某麥牽我，我現在攏是自己去便所。」阿榮的玩笑話裏其實在「展示」成就，而他這一笑，整個人看起來很有神。

「我講得沒錯吧？把自己訓練起來，要是阿珍忙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很自由，多好！」志工笑說：「阿榮，今天大家來讓你請吃饅頭，小菜請阿珍做，再煮個豆皮海苔湯就可以了，我們還要去附近看幾戶人家，回頭再過來吃飯喔！」

於是，阿榮細步摸索著走進廚房，先用雙手感覺餐桌的位置和高

度，再拿捏麵團的柔軟度和份量，他還摸了摸大蒸籠，很是滿意。再將一袋乾麵粉和準備切麵用的菜刀放在右手邊，就著砧板當作揉麵板，取出一小塊麵團揉將起來，力道還不錯。

「麵要揉久一點，放一下再蒸才會好吃。」阿榮邊做饅頭邊與一位留下來陪他的志工閒聊，兩個剛認識的男人不但講話投機，志工有時也充當阿榮的眼睛，適時提醒他再感覺一下麵團的粗細，然後斟酌切麵的大小；而這時候的阿珍，一逕兒配合阿榮的叫喚，邊洗菜、炒菜，邊準備蒸饅頭。

「有沒有膨起來？」算算時間，第一鍋饅頭應該蒸好了，阿榮還補充說：「用手像這樣打一下，就知道有沒有膨！」

「有，膨得好漂亮，可以了！」儘管阿榮在一旁技術指導，但是看著熱騰騰的白煙直竄，阿珍沒敢用手試，便將白白胖胖的饅頭倒進另一個蒸籠。正巧這時，阿榮的父親走進廚房，阿珍趕緊請公公先嚐一口熱呼呼的大饅頭。

「我知道他會做饅頭，但是自從他變成這樣，怎麼做？」父親來到客廳，靜靜咀嚼著——與其說在品嚐兒子手藝，不如說更像在反芻兒子這



一路走來的辛酸，到最後嘆了一聲。

「不錯吧？」經志工這一問，父親看看兒子，泛著笑意點點頭。

這天中午，一大籮饅頭、三四樣小菜，還有一道熱湯，大家衝著是「阿榮的手工饅頭」，胃口大開，當香Q厚實的饅頭包住滿滿的小菜，每個人都大口大口地咬起來，最後，感覺肚子也跟饅頭一樣「膨」起來。

「阿榮，今天多謝你，讓你請客。」臨去前，志工們直替阿榮的「第一次」高興，同時也感恩他辛苦站著揉麵。

「說什麼請客，東西都是你們帶來的呢！」加上一笑，阿榮整個人看起來很有精神。

「怕不怕我們再來啊？說不定你現在心裏正擔心：這些人等一下又要我做什麼了咧？」志工打趣著說。

「不會啦！」阿榮的回答一向簡單。

阿榮今天真的很開心，雖然無法親眼「目送」我們離開，可是光看他一直站在庭院，專注在大門口的方向，也可以感覺他正用「心」和「耳朵」向我們道別。



幫助一個處於困苦艱難中的人找回自信，這分喜悅真是筆墨難以形容。阿榮和阿珍不但已經把「說不定以後可以賣饅頭」當作一個可能，他們更有一個共同的心願——「阿榮說，有一天他也要做饅頭來參加慈濟的義賣，跟你們一起付出愛心。」阿珍喜孜孜地向我透露。

原來，生活裏的敢不敢「想」？要不要「做」？就是「發願」與「發心」的開始啊！如果我們的虔誠心念可以幫助別人圓成美好夢想，那麼相信會有很多人願意將祝福送給這對老實夫妻——阿榮與阿珍。

（撰文·葉文鶯）

TZU CHI FOUNDATION





TZU CHI FOUNDATION



堤防邊的小屋

·攜手同行·



辛苦栽種的蘭花東倒西歪，會說話的九官鳥不知去向，幾隻貓咪在院子裏喵喵叫……熟悉的院落如今淒涼得教人心痛，這次，伯伯真的走了……

告別

阿伯，證嚴師父為您祝福的「花開見佛」輓聯與退輔會致贈的輓聯相襯在您的靈堂，告別式除了慈濟志工和退輔會的幾位幹事之外，沒有親人；場面雖然冷清，卻很莊嚴。

阿伯，看著裊裊升空的煙霧在您的遺像前縈繞，在這裏再次瞻



仰您微笑安詳的笑容，阮雖有許多不捨，但此時阮的心安了。

那天聽說您出院回家了，我們驚您餓了、凍了，提了熱騰騰的粥去看您。您的大門深鎖、庭院雜亂，您辛苦栽種的蘭花東倒西歪、會說話的九官鳥不知去向、幾隻貓咪在院子裏喵喵叫，淒涼的景象教人心痛、惶恐。

趕緊到堤防邊的菜園找您，心急喊著：「阿伯阿伯！您在叨位？」經過不斷追查，才知您因病危又被送進醫院。怕錯過加護病房的探病時間，我們在風雨交加的暗暝急急去看您。

看您插著鼻胃管，孤伶伶望著加護病房白色的天花板。您一到阮，就像看到自己的親人，想笑又想哭，不過卻只能以淚代言。阮好懺悔，幾天沒見，您的身體更糟了，您急著比手畫腳，護士拿來紙筆，但不識字的您寫不出一個字來，最後畫了一片樹林，才知道您要找退輔會的林先生。

再次到加護病房探望您，紅紅的血絲從鼻胃管流出來，您的眼神呆滯不若以前靈光，阮不斷喊著您的名，您才緩緩回過神來。隔天再去看您，一看床位名字換作別人了，阮好惶恐，問了護士才知

道您在阮來探望不久後往生了。

阿伯，記得每次阮若要幫您打掃厝內，您總是客氣拒絕，阮攏趁您生病躺在床上，偷偷洗碗盤、衣物。我們想過年快到了，趕緊幫您清清屋子，讓您出院過個好年，沒想到您竟一去不再回來……

阿伯，阮的心情沉重，好似失去了自己的長輩同款，想到您最不放心的的是後事無人處理，四處問了您遺體的下落，得知退輔會榮民之家已經來處理了，阮才放心。

阿伯！慈濟人為您準備了一份過年禮品，還來不及送您，卻在告別式上向您奉上。但願您和慈濟的這分緣，來生還能再續……

回首一九九八年初相識……

今天要訪視的案主陳榮生是老榮民，住在台中西屯區福安里，八十歲，說閩南語，親切。

沿著高速公路旁走進味丹公司的後巷，溪邊有一間鐵皮屋，門上了鎖。我們尋去附近的菜園，看見了這位老人家。



陳伯伯跟我們介紹了菜園裏栽種的菜類，有芋頭、菜瓜、茄子，這些是他生活的依靠，也是他的精神支柱。

回到三坪不到的住處，老人家泡了壺茶，請我們隨便坐，聽他講講從前的事。

原來伯伯十六歲就結婚了，在大陸有妻小，如果兒子還在，算一算大兒子應該有六十歲、小兒子也有五十多了；不過，就像風箏斷了線，從來沒聯絡過。

爸爸節

雖然時近傍晚，氣溫仍居高不下，陳伯伯光著上身接待我們。在密蔭的堤防邊，我們還是就著一壺茶閒話家常。

伯伯說他最近身體不舒服，氣血不順，時常到診所打針；話題轉到我們精心準備的父親節禮物，他一再叨念：「妳們來看我就好了，不要那麼破費！」

月圓人圓

上週陳伯伯的胃潰瘍發作了，整個人顯得有氣無力，我們留了聯絡電話給他，請他一有緊急需要，一定要通知我們。

等不及天亮，迎著刺骨寒風來看老人家，只因昨晚陳伯伯捎來電話說：「我心臟很不舒服，請帶我去看醫師。」

走過濃密竹林，風聲沙沙，而伯伯的大門深鎖，屋內靜悄悄的。

等了許久，伯伯拖著孱弱病體來開門，「伯伯，您怎麼沒點燈？沒有看醫師？吃飯了嗎？」我們一連串的詢問是焦急也是心疼；急忙想為伯伯煮碗稀飯，但怎麼找就是找不到米，卻在飯鍋裏扒出一碗又黃又乾的飯，伯伯說：「那些還可以再吃……」看著這碗飯，我們好慚愧，伯伯病得那麼重，為什麼沒早點來關懷！

隔天，我們來幫伯伯裝電話，也在臥室安裝分機，好讓伯伯在床上也能接聽電話。

伯伯說他感覺身體好多了。但是，我們看他的頭低沈沈，好言求他一定要去看醫師，拗不過眾人，伯伯終於答應了。



晚上帶他去慈濟人醫會紀醫師的診所，打了一劑營養針，開了一些藥，還準備好牛奶、乾糧，看著伯伯吃了，才安心離去。

翌日清晨七點，我們帶著熬得熱騰騰的粥給伯伯吃，看著他有了些食慾，我們甚感欣慰；傍晚五點半再來喚醒睡夢中的伯伯起床吃些鹹粥。

一個多星期來，我們幾乎每天送熱食、陪診、注意他吃藥，伯伯康復了許多。

「伯伯，我帶您去參加慈濟辦的中秋晚會好不好？」慈祥的伯伯一口答應下來，大家都好雀躍！扶著伯伯的手，就像兒孫牽著阿公的手一樣親。

自種的香蕉

答應伯伯要來帶他去看病，沒想到通往他家唯一的一條路正施工禁止通行，從別處繞過去耽擱了好久，伯伯早就穿戴整齊坐在屋前等著，看到我們急奔而來，直說：「別急！要走好，別跌倒！」

兩天後，我們與理髮師一行七人來到伯伯家，等他用過我們準備的早餐後，不一會兒頭也理好了，看起來像年輕了十歲。換件乾淨的衣服，對著攝影機，伯伯顯得自在。「我們要幫您拍回去給上人報平安喔！」伯伯一聽，馬上提起精神，整個人顯得嚴肅起來，好像要面對長官一樣；我們頻頻說法師很慈祥，請伯伯放輕鬆，他這才露出微笑。

兩週後，陳伯伯提了自己種的香蕉來到慈濟台中分會，知道證嚴法師行腳到台中，一定要見他一面，就算遠遠地望一眼也好。伯伯嘴角不時露出微笑，和大家靜靜等著法師出現。

當證嚴法師從眼前經過，伯伯合掌默念阿彌陀佛。心願了了，他緊握志工的手，心中的感受不知如何表達。

月底，我們再去探訪伯伯，他高興地招呼著，連善解人意的九官鳥也叫著：「你好！你好！」

和伯伯天南地北地聊開來，聊到堤防邊的那塊菜圃，他就好感恩：「可以享受田園之樂，真是樂在其中！」

每每臨去前，老人家總好意塞給我們一些蔬果，若不從，他便板起臉孔，使性地說：「受妳們照顧那麼多，還跟我客氣什麼？」



今天最快樂

打從昨天告訴伯伯今天會有一群學生要來與他同樂、唱歌給他聽，他就期待著這一刻的到來。

慈濟學子伴著暖暖的冬陽來了，左右擁著伯伯，喊著：「爺爺、阿公……」叫得伯伯心花朵朵開，笑得合不攏嘴；孩子們輪番上陣幫伯伯按摩，也不知伯伯是否承受得了，但伯伯總慈祥地說沒關係。

在前院空地，孩子們跳起「阿爸牽水牛」，往昔記憶如電影般在伯伯腦海中閃著，他的眼神呆滯，笑容僵硬、眼角泛起了淚水。

牽起伯伯的手，我們何其忍心觸動他的傷心往事，我們只希望能帶給他些許歡樂。所以，我們圍著伯伯唱起「祝福歌」，伯伯激動地說：「今天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樂的一天！」

（撰文·慮珈）

· 攜手同行 ·



正當旭日東昇、春芽綻放的年紀，他倆在人生路上跌了一大跤，甚至必須付出全部的青春作為代價。可喜的是，他們憑著自己的覺悟，把那墮於黑暗、幽遠、悽慘的命運，扭轉過來。

一九九二年夏天，我第一次接到David與Johnny從紐約上州少年感化院寄來的一百元美金，指明捐作慈濟志業基金。他們在信中這樣寫著：

希望藉這小小的心意，替世界增加更多的希望。因為自身情況，無法捐更多的錢，希望這一百元也能盡點心意。

我的淚水隨著這段話而流滿雙頰，是什麼樣的因緣，讓兩位服刑中

獄中
信



的孩子得知慈濟？

我立刻回信，並允諾每月會寄更多的慈濟刊物給他們。不久之後，我又接到他們的來信：

首先感謝您一直為我們寄書，我和我的朋友都十分喜歡，特別在我們苦惱的時候，證嚴法師的書帶給我們很多的幫助與勇氣，這些智慧銘言，讓我們了解許多以前無法了解或從沒想過的問題，並使我們可以用歡喜心來看待每一天，不再像以前那樣，活在怨恨的深淵裏……

請幫助我

在一封封通信中，我漸漸了解了這兩位素未謀面的孩子。

David和Johnny都是本地的不良幫派分子，一個被判無期徒刑，一個被判二十五年徒刑，都還在上訴中。

David把我當作傾訴的對象，每回來信總寫得密密麻麻。

「我出生在上海，從小，任何事媽媽都為我安排好，她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她說向東，我決不敢向西，所以那時家庭氣氛還蠻和樂的，但我並

不快樂。

自從來到紐約，功課壓力好大，我開始逃學、逃家，媽媽和爸爸時常爲了我而吵架。後來爸媽分居，我也愈來愈壞，凡事都自己作主，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我和朋友惹出了大事，兩個月後被捕入獄。我以爲很快就能出獄回家，因爲我只是在案發現場並沒有參與；可是沒想到我向視爲要好的朋友，竟把我出賣了，他出庭作證說是我做的，於是我被判了無期徒刑。

被關進來後，媽媽寄了一些別人送的慈濟刊物給我，我愈來愈後悔，我才知道我多傷媽媽的心！我寫過好多信，請她原諒、請她不要跟爸爸離婚，因爲爸爸好辛苦，五十幾歲了，不會講英文，只能在餐館打工……你們有沒有辦法可以讓媽媽改變想法和爸爸重新在一起？我真的不知該怎麼辦？請幫助我……」

懵懂少年時



我和David的母親通了電話。她把所有的過錯都推給David父子倆，她說，為了斷絕David與不良分子為伍，曾搬了好幾次家、幫David換了好幾所中學，但David仍經常逃學、翹家。

她在氣憤之下鞭打他，曾有一次連續打斷了三條皮帶，嚇得David不敢回家，甚至還叫警察到家裏要告母親虐待……

David的母親在電話那頭哭得傷心欲絕。

我勸慰她，希望她能再給David自新的機會，用愛彌補這個傷痕。然而，當我再度打電話給她時，她的電話號碼更換了，也就與她失去聯繫。

David告訴我，入獄三年多來，母親從沒去看過他。由於David的父親不諳英語，加上在餐館打工工作繁忙，根本沒時間去探望他。我告訴David， he 可以和父親聯絡，我們願負責載送他父親，讓父子倆相見。

打開鐵窗深鎖的心

在長達兩年的通信後，一九九四年九月，我和幾位紐約慈濟志工首

次前往上州監獄，採訪Johnny與David。

像是要去探望在遠方念書的兒子般，我為他們準備好吃的月餅和慈濟的精神食糧——證嚴法師的著作與慈濟刊物，希望這是送給他們最好的禮物。

車子在荒郊野外一棟堅固森嚴的古建築物前停下。這是紐約州唯一一所青少年感化院，據說關在裏面的青少年都被判了重刑，怪不得監獄四周高聳的圍牆矗立，布滿了層層的鐵絲網。

沒多久，大門警衛通知我和另一名志工進去，接受一連串檢查、填表、測試等層層關卡後，進到會客室。一片黑壓壓的人群，全是黑人罪犯與他們的眷屬在交談著，只有我們兩人是東方面孔。

依獄中規定，我們一次只能會見一名受刑犯，而且得等上半個多小時，而那天輪到Johnny會客。隨著時間的流逝，等待的心情夾雜著期待、感傷與沈重，腦海中不斷浮現兩年多來，Johnny與David這兩位素未謀面的孩子與我通信的點點滴滴。

終於，一個東方少年出現在大廳門口，看他東張西望地在人群中尋找會面者時，我們直覺那一定是Johnny。我們向他揮手，當下我激動得



發抖。等他坐定後，方才仔細端詳眼前這位眉清目秀的少年，那像是判了重刑的罪犯！

初次見面，我們說話非常小心謹慎，怕觸及他的隱痛與自尊。倒是 Johnny 主動告訴我們他的身世。

Johnny 五歲時，父母便離婚了，從小失去母愛的他，和姊姊、弟弟由奶奶一手帶大。十二歲隨父親來到美國，念初中時，Johnny 老是被黑人欺負，於是他跟一些中國人組幫派。在一次圍事中被逮捕，被控告教唆殺人，判了二十五年徒刑。二十歲的他已服刑四年。

他自覺罪業深重，四年來堅持吃素，即使有時獄中沒有素食，他寧可只吃白飯或麵包，也不肯破戒，以此苦行來表達懺悔。而且他每天持《大悲咒》、念《地藏經》，並教導獄中幾位東方人讀經，將佛理和證嚴法師的《靜思語》與他們分享。

Johnny 在獄中廚房當伙夫，每天工作八小時，每小時工資美金兩角五分，他也把辛苦賺來的錢存起來捐給慈濟。

當初匯錢給慈濟時，其他受刑朋友都嗤之以鼻，沒有人相信他們會如此做。他也表示，原先只是想默默盡點心意，沒想到我們竟專程開了

三個小時的車來看他，令他非常過意不去。

Johnny告訴我們，他現在的心

情還算平靜，今生如果有幸出

去，他一定要重新做人，希望

佛菩薩能給他一次再生的機

會。

我舉了慈濟世界中

受證嚴法師感召而浪

子回頭的例子，希望他不

要自我放棄，俗話說「浪子回

頭金不換」、「一個人不怕犯了錯，只

怕不改過」，往者已矣，就把獄中的生活當作

是閉關修行，並藉此學習宏揚地藏王菩薩的願力——

「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一個

人身體失去自由不打緊，最怕的是心門關閉了。





看著Johnny眼中的堅定與沉穩，我的思緒翻騰——二十歲的年紀，該是旭日東升、春芽待發，然而在人生的路上，他摔了一跤，而且跌得不輕，甚至必須付出全部的青春作為代價。

爲他們喝采

每次接到Johnny和David寄來的支票，我感動得幾乎要哭出來！每隔幾週開車到少年感化院看到他們的現況愈來愈好，尤其Johnny以高中同等學歷選修大學課程，還成為A等榮譽學生，我就更感謝佛菩薩的慈悲與不捨眾生。

作為Johnny和David的朋友，眼見他們覺悟生命，從混沌無明的迷茫人生中，頂天立地重新站起來，把那墮於黑暗、幽邃、悽慘的命運，從死神手中扭轉過來；一步步超越人生困境，突破層層魔障與荊棘，換來汗水流過的絲絲清涼，與煎熬交織過的恬淡喜悅，我不得不說：孩子，我為你們感到無限驕傲！

Johnny的心聲

一個幫派份子通常逃不過三種命運——死亡、入獄、亡命生涯。我僥倖逃過第一種命運，只是身上多了一個彈孔——我曾在近距離內被射殺五次，卻活了下來。

雖然逃過死亡一劫，我卻逃不過入獄和逃亡的命運。在我的亡命生涯中，敵人隨時會出現狙殺我，家人甚至準備買防彈衣給我當生日禮物，希望我能活過下一個生日。

然而，就在我剛過完十七歲生日，我就入獄了！這讓我逃過了敵人的追殺，甚至一輩子看不見敵人了——面對最高二十五年的刑期，我不知道還能不能活著出獄。

儘管一切已無法挽回，但我決定盡一切努力，改變今後的人生。

記得那天David拿了一份慈濟刊物來找我，他滔滔不絕地告訴我的慈濟在行善方面有多麼偉大，還堅持要我當場閱讀。我配合著他的興奮假裝也很有興趣，但內心其實是在懷疑他的誇大其詞。然而，



看完幾篇文章後，我疑心頓息，默默無語。

我成長在冷漠的都市裏，人們只關心自己的事業成就，人跟人間的關係只有金錢、利益，變得疏離、自私自利，所以我不相信世界上還有好人存在。

因為空虛，讓我們心靈失落、生活在暗處。但是當下我發現，有！世界上還是有好心人的，而且就在慈濟！慈濟展現的正是我一直在尋找的善心，最重要的是，慈濟告訴我們行善是種多麼美好的感覺。

於是，從那時起，我和Buddha決定每人每年捐出一百美元，希望藉此微小的心意，帶給世界更多的希望。

一百元雖然少得像水桶裏的一滴水，但已經是我們所能做的極限了。

我們每天在獄中做工，每小時工資低於十五分美元，攢存不易，似乎永遠在為那一百元而努力。

獄中的朋友都笑我們瘋了，但這並不會影響我們的發心，沒有人能阻止我們繼續做下去，因為我知道自己正在做此生第一件對的

事，內心的快樂是用錢買不到的，也是沒有人能奪走的！

慈濟志工持續指引我倆走向較美好的人生，除了給予激勵和支持，更陪伴我們走過許多困難的時刻。

入獄時，我只有七年教育程度，而且不會說英文。在獄中，我上高中同等學歷課程，記下每一個不懂的英文單字並用中文標注；還上電工學得一技之長，並自修法律知識。從這當中，我感到無比的充實和喜悅，幾個月的時間，我就通過了高中同等學歷鑑定，開始選修大學課程。

我放棄所有娛樂時間，利用一分一秒苦讀，當我拿到第一個A時，從小自以為不是讀書料的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信！後來更得到榮譽獎，那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日子，我真希望每個人都在場——尤其是我的父母。

從街頭無知無識的幫派分子變成榮譽學生，經過了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光，終於見到光明，我不再浪費時間，並迎接每個光明的日子，最重要的是——不再感覺坐以待斃。



少年十五二十時

·攜手同行·



傾聽、陪伴、善導、支持；在孩子的心目中，她是永遠的馨心媽媽。

一九九〇年底，郭馨心辭去待遇優渥的外銷工廠主管職務，轉服務於台北市內湖國中，從此與內湖國中的孩子們結下了深深的緣。

她在學校輔導室的邀請及慈濟委員的協助下，在校內成立「勵志社」，輔導行為偏差的學生。郭馨心帶領孩子的方式相當活潑，她會講許多孩子愛聽的慈濟故事，會利用課餘時間帶孩子到教養院當志工，也會主動關懷孩子的日常生活……

十年來，郭馨心接觸過的孩子早已數不清了。令她感到窩心的是，

有些孩子離開學校後，還是經常和她保持聯絡，甚至和她分享生活上的喜樂憂苦，只因她是他們心目中的「馨心媽媽」。

少年阿明

孩子的問題千奇百怪，郭馨心說，有些孩子家境不錯，父母也疼愛有加，卻偏偏喜歡偷竊，例如幾年前，她在訓導處遇到的阿明。

當時，她只見阿明的爸爸氣急敗壞地對他拳打腳踢，原來阿明在學校勒索、偷竊、滋事已是家常便飯；令人難解的是，阿明家生活富裕，爸爸每天還接送他上下學，為何還會如此？

於是，郭馨心主動接近阿明，刻意找事情請他幫忙，然後藉機誇獎他。愈來愈熟後，阿明才告訴郭馨心，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後母生的弟弟從小品學兼優，而他則剛好相反——敬陪末座，爸爸及後母老拿弟弟跟他比，他心理不平衡，便故意在校滋事惹父母生氣。

有一天，郭馨心邀阿明一起到教養院探望腦性麻痺兒童。四肢殘缺、涎著口水、癡癡笑著的孩童，對阿明來說已是一大大震撼，郭馨心又



指著一位和阿明年齡相仿的孩子，詢問保母孩子的身世，只聽到保母說孩子是被父母遺棄的，阿明頓時眼眶泛紅。

郭馨心對他說：「阿明，和這位弟弟比起來，你是不是幸福多了？爸爸、媽媽把你生得這麼好看、這麼健康，又對你這麼好，是不是要感謝他們？」阿明點頭回應。

「其實阿明本性不壞，只是個性較不定，如果父母願意改變管教方式，阿明一定會變好的。」郭馨心先是以電話和阿明的母親閒話家常，直到阿明的母親告訴她：「每次我跟阿明講話，他都悶不吭聲，但自從讓妳輔導後，回來都會幫我拖地，乖一陣子。」

這時，郭馨心才開口跟她談孩子的管教問題：「每個孩子的長處不同，不能強作比較；『比』字就像兩把匕首，一把會刺到孩子，一把則傷到自己。」郭馨心苦口婆心的一番話，讓家長漸漸改變了管教方式，親子關係有了改善，阿明也慢慢修正了自己的行為。

少年阿浩

想起初見面時，那個披著長髮、耳環戴一邊、褲腳剪得一高一低、

手腳刺青的阿浩，郭馨心微笑地說：「他現在可是鐵板燒的大廚師喔！」

阿浩的情況正好和阿明相反，父親早逝、母親工作早出晚歸，他則在外頭當起小「大哥」，專事結夥欺負人，做一些不良勾當，讓學校頭痛不已。

「哇！你好像美國的瑪丹娜！」第一次看見阿浩的模樣，郭馨心故意這麼說，全部的同學都笑了，阿浩也因受到注意而露出得意的表情。

蹺課對阿浩來說是家常便飯，但他卻開始準時出現在馨心媽媽的社團，其他同學打鬧時，他還拿出大哥的架勢叫大家不要吵。

本以為阿浩就此慢慢穩定，不料有一天他卻忽然失蹤，兩個多月沒到學校上課。校方後來在土城少年觀護所找到他，原來阿浩逃學期間多次向人勒索，以致遭到保護管訓。

當時已是初冬，郭馨心和慈濟志工周元及學校老師，帶著保暖衣服去看他，阿浩立刻嚎啕大哭說：「我這麼壞，你們為什麼對我這麼好？」郭馨心只是拍拍他的肩，說：「知過能改就好。」

回到學校之後，阿浩簡直變了一個人，長髮理成三分頭、衣著整齊、態度也變得溫和有禮；那個人見人怕的小霸王，成了一位熱心公益



的好學生，老師也因此對他刮目相看。

某天，幾位一年級學生沈迷在電動玩具店忘記回家，老師、家長找半天皆無所獲，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便請阿浩協尋；不到半小時，阿浩將學生全部帶回，也因而得到第一次記功嘉獎。

畢業典禮當天，阿浩送了一束鮮花和一封信給郭馨心，信裏寫著——

媽媽：雖然我不是您親生兒子，但是您給我的愛，比您親生兒子更親。雖然我將畢業了，但是我會常常回來探望您，在此祝福您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兒子 阿浩

畢業後，每隔一段時日，阿浩就會帶朋友到郭馨心家坐坐。高職念了一年，想休學就業，郭馨心也分析利弊得失，讓他自己決定未來的去路；在金門當兵的每個週六，阿浩固定會打電話和郭馨心談談自己的近況；休假回到台灣，郭家大大小小更如歡迎遠歸的遊子，陪他一起上館子打牙祭。

退伍後，阿浩在志工周元協助下，找到了喜歡的烹飪工作——鐵板燒店裏的大廚師。憶起那段青澀的年少時光，阿浩說：「如果不是碰到馨心媽媽，也許我現在不是被殺，就是被關了！」

少年阿昌

翹課、逃學，通常是孩子開始誤入歧途的徵兆。阿昌不僅愛翹課，小小年紀抽菸抽得凶，師長屢勸不聽，郭馨心起初找他談話，也不理不睬。

「如果有困難，我一定幫你。」郭馨心時常向他表示關心，一段時間後，他態度稍有改變，於是她進一步建議他：「少抽一點菸，省下來的錢可以幫助很多人喔！」本來只想藉此幫阿昌戒掉菸癮，沒想到阿昌真的開始戒菸，並把省下的錢捐給慈濟，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但是阿昌愛翹課、喜歡與老師作對的習慣還是沒變。直到有次，阿昌的爸爸從工地鷹架掉下來，摔成重傷，住院半年，阿昌這才開始體會到父母的辛勞。郭馨心藉此勉勵他：「如果將來能考上公立高中，就可



以為家裏省下一筆錢。」當時阿昌洩氣地說：「我的成績這麼爛，不可能考得上！」

「不要小看自己，你很聰明，只是對自己沒信心；我就對你有信心，可不要讓我漏氣！」聽到郭馨心的鼓勵，阿昌信心滿滿地說：「衝著你這句話，我一定要考上！」

後來，阿昌每天用功念書，不再翹課逃學。期間，郭馨心的么兒不幸於軍中往生，阿昌常常去關心她，甚至對她說：「雖然大正哥哥走了，不能再孝順您，但是您不要傷心，您不要忘記身邊還有我們這群小兒子。」

放榜那一天，阿昌興沖沖地跑到學校告訴郭馨心：「我考上了！我考上公立高職了！」聽到這個好消息，郭馨心又驚又喜地握著阿昌的手，淚水忍不住流下來。

本來阿昌的成績可以上日間部，但是為了養家，他選擇晚上念書，白天到修車廠工作，雖然工作很辛苦，全身常常弄得髒兮兮，但是阿昌對她說：「我不會在意別人怎麼看我，雖然做的是『黑手』，但我是正當當的工作，靠自己的雙手賺錢。」

那年的教師節，阿昌拎了一個大蛋糕到郭馨心家：「這是我用第一份薪水買的，您一定要吃！」阿昌家住學校附近，一有空檔就繞到學校找郭馨心，有時還調皮地說：「您很忙喔！我來過三次，都找不到您耶！」

阿昌的例子曾在學校傳為美談，大家都說這是郭馨心的功勞，但對從事十年輔導工作的郭馨心來說，最高興的是看到孩子的改變與成長……

（撰文・賴麗君）

TZU CHI FOUNDATION



跳脫生命魔咒

· 攜手同行 ·

大火紋身、愛妻驟逝、從老闆變成街友。什麼力量，讓他從收容所重回職場？



晚上九點多，位於中和的台北市街友收容所漸趨寂靜，街友們漸次回到寢室準備休息，阿成獨自留在活動教室裏繼續做別針加工品，專注的眼神彷彿四周皆與他無關，直到我叫他，他才稍微將頭抬起來問道：「什麼事？」

三十九歲的阿成五官突出，只是曾遭火紋身，頸部依稀留下植皮的痕跡，雙腳仍在復健中，須以拐杖助行；談吐不凡的他，實在令人難以想像會淪落街頭成為遊民。

大火紋身 世界變了樣

阿成家住高雄，高中讀電子科，二十歲不到就被挖角到新竹科學園區工作；八年後和同事前往大陸發展，因無法適應當地生活，而回到高雄開設家電用品公司。事業才剛步上高峰，卻發生了一起意外——

一天，友人請他協助修理電視機。為了防止電視機零件生鏽，他先去漬油刷洗零件，一旁觀看的人不小心將菸蒂丟進油桶裏，轟地火舌竄燒，除了臉部，阿成幾乎全身灼傷。

「我昏了過去，醒來後發現全身包著繃帶，腳不能動、手也不能動。」嚴重灼傷的阿成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植皮手術，雙腳也暫時無法步行。

他說，那段日子簡直比下地獄還痛苦，無止盡的手術令他身心倍受煎熬，公司也因此關閉，「當時真想自殺，一了百了！」

是她，讓他找到生命的出口。

她是鄰居的朋友，常隨鄰居前來探望他；經過幾個月相處，她甚至辭掉工作，全心全意協助他做復健、照顧他的生活起居。



「一開始以為她只是同情我，後來才知道她是真心對我好！那時，我坐著輪椅，樣子很狼狽，加上失去工作後，連三餐都有問題。可是她一點都不嫌棄我，還不斷鼓勵我、在經濟上援助我……」想起過去，阿成臉上洋溢著幸福甜蜜的神采，彷彿一切還是昨日。

兩人的交往曾遭受女方母親極力反對：「妳跟著他只會受苦，難道妳要照顧這個殘廢一輩子？」母親不止一次當著阿成的面，勸女兒離開他，但她還是堅持要和他在一起：「媽！一個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顆上進的心，如果一個人不上進，空有完好的雙腳、雙手又有何用？」

阿成聽了很感動，在心裏立下誓願：為了她，一定要堅強站起來！

愛妻驟逝 醉臥路旁

稍加可以拐杖助行後，阿成就到台北謀生；由於先前豐富的資歷加上不斷努力，阿成不久就被公司升為高級主管。看到阿成的努力進取，女孩的母親終於不再反對兩人交往。

二〇〇〇年七月兩人結婚，沒想到蜜月途中，她突然大量出血，送到

醫院檢查，竟是子宮頸癌末期。

「我實在沒辦法接受，我們結婚才三天……」說到這裏，阿成哽咽了。

無止盡的化療、電療，妻子如同被抽乾靈魂的空殼般沒了生氣，肚子脹得如同懷胎十月，他心如千刀萬剮。由於白血球過高，醫師無法繼續再為她做化療。

「我一直求醫師救她一命，醫師說，不管開刀或化療，都會馬上要她的命。最後，我只能眼睜睜看她慢慢死去。」阿成向公司請長假照顧她，晚上亦無法入眠，深怕一睜開眼再也看不到妻子。

中秋節那天，阿成結婚才兩個多月的妻子悄悄地走了，走的時候他緊緊抱著她，拚命想要挽回她的性命，然而不管他撕心裂肺地哭喊，她是再也醒不過來了……

他失了魂似地送她到殯儀館，過度悲傷加上長期失眠，阿成昏了過去。從醫院醒來，已經是好幾天後。

失去妻子，他不知未來如何獨自走下去。由於請假太久遭公司革職，且妻子的醫藥費花盡了他的積蓄，付不出房租，只好捲鋪蓋走路。



「為什麼所有悲慘的事都發生在我身上？好像中了魔咒永遠解不開！」心灰意冷的阿成帶著剩下的幾千元存款，開始自我放逐的生活。

他一度想放棄自己，是她給了他活下去的力量，現在這些又從他身上抽空，雙重打擊叫他如何忍受？於是，他以酒精麻醉自己。

「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怕一清醒就會想起她，常常想乾脆去死，省得痛苦！」阿成冷笑了一聲。

棲身街友收容所

在外流浪一個多月，一天，阿成醉倒路旁，被人送到醫院急救；十一月轉介至台北市街友收容所，這是慈濟人醫會志工與他接觸的開始。

慈濟人醫會於一九九九年十月開始在收容所舉辦心靈成長班，每星期安排三堂課程，邀請心理科、藥癮精神科醫師到收容所上團體治療課程、門診，並由志工帶領街友做手工藝、團康、戒酒成功者心得分享，以協助街友邁向積極人生。

志工鮑芳薇回憶對阿成的第一印象：「當大家一起快樂地唱歌、分

享心得，阿成卻只是靜靜地坐在位子上，看起來非常憂鬱，我們試著跟他說話，他都低著頭不願理人。」

志工側面得知阿成的情形，不禁感嘆人生太無常！「阿成！不管怎樣，我們會一直陪著你。」志工呂芳川不時這麼對阿成說。

一次心得分享時，阿成說要寫幾句話給死去的妻子，他在黑板上寫著：「老婆！今天是妳的生日，妳知道我有多麼想念妳嗎？請妳到我的夢中來，和我團聚好不好？」許多志工為之鼻酸。

「雖然阿成願意跟我們說話，卻仍然愁眉不展，後來我們才知道他的心事——原來，他連妻子的骨灰放在那裏都不知道，因為那陣子他住院，後事都由岳母處理，為了這件事，他自責不已。」鮑芳薇說。

妻子死後，阿成萬念俱灰，鎮日醉醺醺的，岳母不願再見他，甚至故意隱瞞女兒骨灰安置之處。

志工們幾經詢問，稍稍探出一點頭緒，知道是在木柵的一處靈骨塔。

十二月初，志工帶著阿成去尋找。費了一番功夫，接連問了許多人、尋了一遍又一遍，終於在一個小小方格前發現了她的名字。



看到妻子骨灰罈的那一刻，阿成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顫抖著雙手，不斷地撫摸妻子的遺照，良久仍捨不得離去……

我還有兩隻手、一個腦袋瓜

了卻一樁心事，阿成開始積極找工作，志工也常鼓勵他：「不要太心急，一定可以找到工作。」

阿成接連寄了十幾封履歷表，等待工作期間，他就跟往常一樣，每天在街友收容所接些加工品來做，雖然一件只有五毛錢，一天下來不過幾百元工資，比起以前的高薪工作簡直天壤之別，阿成卻一點也不介意，「混一天也是一天，不如找些事做，至少賺些生活費，不要一直依賴收容所。」

收容所的社工員相當佩服阿成的毅力，大家都說他是所內空前絕後的好榜樣，「他每天從早上做到晚上九點多，很少看到他休息。」社工員呂杰倫說。

經過一個多星期，工作仍無音訊，我問阿成會不會擔心肢體上的障

礙找不到工作？他自信地說：「腳不能走，還有兩隻手、一個腦袋瓜，這樣就夠了，何況等我的腳復健好了，一樣可以活蹦亂跳！」

十二月底，再度拜訪阿成，得知他已經找到工作，而且是一家規模頗大的上市電子公司，負責數位相機設計，月薪五萬多元，我和志工都為他高興不已。

「哇！你的薪水比我多哩！好羨慕哦！」志工曾美玉開玩笑地說。阿成靦腆地回答：「這都要謝謝你們一直鼓勵我，這段時間真的很感激你們……」

重新展開新生活的阿成，現在每天風雨無阻到木柵看看妻子的靈位，他有個心願——在生活能夠自立後，他想搬到木柵賃屋居住，從此長伴愛妻芳靈。

「雖然她人走了，她的精神仍活在我心中，我知道她一直在默默地保佑我……」阿成臉上綻開甜蜜的笑靨。

（撰文·賴麗君）



走出死胡同

· 攜手同行 ·



跳樓、開瓦斯……嘗試各種死法都沒死成，卻換來肝肺碎裂，全身百分之六十灼傷。如今他說：「能夠好好工作，真的很幸運！活著不容易，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咖啡店裏流轉著哀淒的古典樂，阿平啜了一口咖啡，神色顯得有些侷促不安；即使在屋內，他仍戴著帽子。起初他的音量很小，好幾次淹沒在樂聲中，直到談起自己的工作，聲音才漸漸壓過音樂。

四十七歲的阿平是一家公司的保全人員，每天上班十二個小時，薪水一個月兩萬四千元，對一般人來說也許不算什麼，但他相當珍惜，

「工作兩年多，我連重感冒都硬撐著去上班。」阿平臉上出現一絲驕傲的神情。

「經歷幾次生死關卡，才體會到能夠好好工作，真的很幸運！」阿平說。

生病——失戀、失業

阿平原本從事送瓦斯工作，三十八歲那年突然得了乾癬病，先是手指甲全部發黑腐爛，不到一個星期，全身皮膚開始紅腫、脫皮、剝落。

「這種病目前還沒有辦法根治。」聽到醫師這麼說，他差點昏了過去，女友也因此和他斷絕往來。

「她是我的初戀，我對她比對自己還好，可是她一句安慰的話也沒有。真的對我刺激太大了！」

失戀的打擊加重阿平的病情，不僅臉部嚴重脫皮，頭皮也像洋蔥般一圈圈剝落。儘管這種病不會傳染，但每次送瓦斯，客戶就閃閃躲躲，甚至以厭惡的眼神看他，讓他很自卑。



不堪旁人異樣的眼光，加上病情惡化，阿平辭職住進醫院治療。

「其實會住院大部分是心理因素，這種病只要放鬆心情好好吃藥，就會慢慢控制住，我那時突然得病、又失戀，走出門就被人家當怪物看，每天心情都很鬱卒。」

墜樓——肝碎、肺裂

由於沒有任何保險，住院費用相當龐大，弟弟要照顧年老的雙親，又要負擔他的醫藥費；為此，他對弟弟很愧疚，想到自己昔日奢靡成性，從沒拿過一毛錢回家，更加慚愧不已。

父母身體不好，弟弟、妹妹要忙著賺錢養家，鮮少去醫院看他，他一個人常常望著天花板，想著所有不幸——生病、失戀、失業、被嘲笑、龐大醫藥費……愈想愈難過，痛苦彷彿成了一隻大鉗子，夾住他的脖子，讓他生不如死。

「我心裏想：父母沒有我也沒關係，乾脆去死，減輕大家的負擔。」起初，他只是試探性地對家人說：「我去死，大家就輕鬆了！」沒想到

家人以為他在玩笑，不當一回事。

帶著一顆傷透的心，一天清晨六點多，阿平爬上醫院九樓，一股腦兒縱身往下跳。

「怎麼還沒到？」墜落這一刻，時間似乎特別長，阿平發現天空好藍、好清明，在這麼美的早晨死去也值得吧！最後他翻個身，「碰！」一聲摔在地上。

身體一陣劇痛，他以為就要死了，沒想到還能站起來，接著，肚子一股灼熱，連續吐了幾口血。

「我的肝、肺都碎了，可是竟然一點外傷都沒有。」

這次自殺讓他進出醫院長達半年，母親每次去看他，總流眼淚說：「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他無言以對，恨自己沒死成，苟活反而更痛苦。

怒火——灼傷、植皮

出院後，阿平找了一年工作都沒著落，許多老闆看到他滿頭隆起的



紅斑、滿臉紅皮，就說：「你這樣做事不方便，沒辦法雇用你！」他想想老闆這樣講也沒錯，就算老闆願意接受他，其他人能嗎？

那幾年，他在極度沮喪、自卑中度過，直到一位高雄友人聘請他送瓦斯，還免費供吃住，才暫時解決經濟困難。

然而，友人給的條件太苛刻，工作時間比一般人長，薪水一天只有五百元，有時他病發稍微休息，友人就講重話：「像你這樣，出去誰要聘用？我供你吃住、給你頭路，你還不好好工作！」

阿平窘迫地漲紅臉看他，想解釋又不知該從何說起。

友人動不動嘲諷他的情形日漸頻繁，阿平由慚愧轉為憤怒。一天他又被罵了，下班回到住處愈想愈氣，長久累積的怒氣一下子全部奔洩而出。

「好！你行！我就讓你好看！」盛怒之下，阿平開瓦斯點火，「砰！」玻璃、牆壁都被震破了，但他仍沒死成，全身百分之六十嚴重灼傷，送醫住院三個月，不斷植皮、手術，讓他痛苦不已。

「從此家人對我徹底心灰意冷，住院時一次也沒來看我。」阿平說，最慘的是住院期間，還因一起詐欺罪被押送到台北拘役四十三天，「堂

哥借用我的名義做房地產買賣，後來倒債逃跑，人家告到法院，連我兩個弟弟都受波及，一個被倒鏟、一個房子被抵押，他們很氣我，再也不管我死活。」

從監獄出來後，阿平舉目無親，連落脚的地方都沒有，灼傷尚未痊癒，加上乾癬日漸嚴重，進出醫院好幾次，但由於沒錢付醫藥費，每每治療到一半就從醫院逃跑。

生機——就醫、就業

日子實在過不下去，阿平只好向台北市中山區公所求救。區公所將他提報給慈濟。

三年前，他帶傷一跛一跛地走進慈濟台北分會社工組。

「他那時情況很糟，除了臉紅腫、脫皮，灼傷也很嚴重，神情很落寞，對未來感到渺茫。」社工員王愛琴先幫他轉介住進流浪者中途之家

——平安居，慈濟志工也定期前往關懷。

由於阿平積欠醫院許多醫藥費，證件全被扣留，無法安排住院，王



愛琴一面為他申請慈濟醫療補助金償還部分欠款，一面也和醫院社員溝通，後來院方不但歸還證件，並減免、補助他的部分醫藥費用。

拿到證件後，阿平馬上就醫，但住院期間仍時常講喪氣話。

「先把身體養好，未來我們再一起想辦法。」志工不斷安慰他。王愛琴曾試著聯絡阿平的家人，但家人對他太失望，不願前往探望，所以住院期間一直是慈濟的志工和社工員陪伴他。

「志工和社工對我很關心、很有耐性，我以前不曉得有這麼好的團體，如果早點認識慈濟，我就不會自殺了。」

出院後，阿平繼續住在平安居，找工作期間也協助平安居做一些加工品，以貼補日常所需；心情低落時，就到台北分會跟王愛琴傾訴。

為了省錢，阿平總是走一個多小時的路程來，「走路太辛苦了，你可以打電話給我，我們也可以去看你。」阿平笑著回答：「每次談完後就覺得很輕鬆，這一個小時路程很值得！」

在大家不斷關懷下，阿平漸漸開朗，灼傷及乾癬病也跟著好轉。半年後，在親戚的介紹下，他到一家保全公司工作。

微笑——抬頭挺胸的感覺，真好！

「一天，他穿著筆挺的制服來找我，剛走進來，我就覺得他臉上充滿光彩，我問他穿上這套制服的感覺是什麼？他微笑回答：『可以抬頭挺胸！』原本他是一個自我價值感很低的人，現在終於漸漸恢復自信。」王愛琴記得阿平走出社工辦公室時，對同仁深深一鞠躬的神情是那麼充滿感恩。

阿平工作認真，從不隨便請假，而且很用心經營這份工作；每天看到來上班的人，他就主動對他們微笑打招呼，輪夜班也從不打瞌睡、摸魚。平常同仁需要幫忙，阿平一定鼎力相助，老闆很賞識他，所有員工都沒加薪，獨獨調漲他的薪資。受到老闆肯定，阿平覺得很有成就感。

但偶爾他還是會為一些事情鑽牛角尖。去年某日，他像往常來到慈濟台北分會，神情沮喪極了，詢問下才知原來他跟一個要好的同事有疙瘩。阿平本來朋友就不多，所以相當珍惜得來不易的友誼，「有一天我如果再想不開，不曉得會做什麼事？」

察覺阿平又開始鑽進死胡同裏，王愛琴安慰他：「好不容易今天在



工作上這麼受肯定，如果因為一件事情想不開，以前的努力不是白費了？」「你以前嘗試過各種死法，有解決問題嗎？」

阿平苦笑著回答：「好像沒有，反而讓問題更嚴重了。」王愛琴繼續引導他往回看幾年來的努力成果，他也覺得自己成長不少。

「回去後心情如果不好，記得打電話來找我喔！」這是每次王愛琴在他回去時重複說的話，「這句話常常把我從想死邊緣拉回來，因為我可以放心地跟她訴苦。」阿平說。

陽光——努力走出生命陰霾

每經過一段時間，王愛琴總會引導他回顧自己的成長，看到自己一點一滴進步，阿平的自信心也逐漸鞏固起來，學習看事情的光明面，不再讓自己陷入負面的想法。

「這三年來其實都是靠他自己努力，我們只是陪伴而已，我很佩服他突破種種心理、身體的障礙，勇敢走出生命的陰霾。」王愛琴微笑著說。

生活自立後，阿平搬出平安居在外賃居，也按時寄錢回家給母親。得知他的改變，母親相當高興，心中的擔憂終於可以放下。

回想以前的自殺行為，阿平覺得自己實在太傻，「活著不容易啊！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對於未來，阿平下定決心要在工作上打拚，多存一點錢奉養雙親。他否認需要克服的障礙還很多，但他仍會繼續努力。

「一直戴著帽子是怕被同事看出我得了乾癬症，我騙他們這是頭部燒傷，因為大部分人對這種病不了解，實在很怕他們用異樣的眼光看我。」阿平整整帽子，將整杯咖啡喝完又說：「也許吧！有一天我會將帽子脫下來！」

（撰文·賴麗君）



輪椅渡洋

· 攜手同行 ·



成長過程中無數人愛的扶持，讓自幼小兒麻痺的她，乘著輪椅跨越太平洋，圓了留學夢，成為特殊教育碩士。

五月的陽光分外熱情，將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綠茵草場照得透亮。穿著黑色畢業禮服的學生佔了操場的三分之一，他們不時轉過身來，向看台上的親友揮手或飛吻，親友們則及時回以熱烈的歡呼。

坐在第一排、輪椅上的王美玲，沒有朝看台揮手，不知誰會來參加自己的畢業典禮呢？前不久她將畢業的訊息告訴親戚，電話那端傳出的第一句話不是道賀，而是疑問：「妳將來的生活怎麼辦？」

王美玲沒有料到的是，慈濟美國分會的八位志工和她的兩位朋友，奮力在看台上的人群中擠出頭來，興奮歡喜的神情倒像等待領取證書的畢業生。

音樂聲中，校長在台上——為學生頒發畢業證書。每叫到一位學生，看台上的親友都會有熱烈的反應；當叫到王美玲的名字時，由於東方人內斂寧靜的氣質，志子們因一時忘了歡呼而懊悔不已。

校長走到台下，將畢業證書遞給王美玲，她眼裏的淚水在校長親吻她的臉頰時迅速流了下來。校長感動了，他大步走回台上對著麥克風激動地說，他看到了兩行苦盡甘來的淚水。

淚灑求學路

是啊！王美玲的求學之路灑滿苦淚。

出生在台灣的王美玲，自從一歲時感染了小兒麻痺，雙腳就再也不能行走，而且脊椎側彎得非常嚴重。幸好，她有非常疼愛她的養父母，每天輪流背她上下學，直到國中畢業。



國中畢業後兩年內，養父母相繼過世，王美玲便到工廠擔任作業員以維持生活。幾年後，一對美國基督徒夫婦同情她的遭遇，願意資助她繼續念完高中。為了不負他們的期望，王美玲高中三年每學期都是全校第一名、模範生。

高中畢業後，王美玲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完成了關渡基督書院的學業。

畢業後的兩三年間，王美玲換了幾份工作，但微薄的工資實在不足以應付物價頗高的台北市生活。由於在台灣也沒有什麼親人，加上諸事不順利，於是決定割捨故鄉情，遠赴美國求學，研究特殊教育。

寂寞在異鄉

當王美玲來到阿蘇薩太平洋大學時，身上的餘款寥寥可數。「當時有許多人用各種冷嘲熱諷的話刺激我，認為沒有錢就應該回台灣，不要留下來增加別人的負擔……就在學費用罄、一籌莫展之際，教會的執事弟兄替我聯絡上了慈濟。」

慈濟志工得知王美玲的情況後，安慰並鼓勵她的求學心志，相信以她學得的專業加上本身奮鬥的心路歷程，將來一定可以回饋社會，幫助其他殘障者或消沉的年輕人。

「儘管慈濟已經幫我解決了學費的困難，然而，在我內心深處仍無法對別人的評語完全釋懷，常感內疚，懷疑自己是否因為自私而連累別人，內心非常掙扎……」正因如此，王美玲不願輕易麻煩他人；寂寞了，很想打電話與人聊天，但又不忍打擾大家緊張的學業生活，只好忍著；忍不住的時候，眼淚也止不住了……

耶誕節熱鬧溫馨的氣氛渲染了整個城市。假日中的學校夜晚，整排的宿舍都黑著，只有王美玲的窗亮著，看是要去接她一起參加聚會的慈濟志工王思宏眼裏，心裏難受得說不出話來；而另一名志工濟佑輾轉得知後，從此每遇學校放假不開伙，就一趟趟趕遠路為她送去熱食。

真切的祝福

「這段過程幸好有志工慈聖、慈智陪伴著我，由於她們愛的啟發，使



我的心情日漸開朗；大家不斷安慰我、鼓勵我，我這顆支離破碎的心彷彿找到溫暖的家。」漸漸地，王美玲也被慈濟志工寬大的胸襟氣度所感染，而能以一顆包容的心去面對在學校遭受的逆境及周遭的人事。

如今，她以優異成績取得特殊教育的碩士學位，並願為服務殘障人士貢獻一生。

典禮結束，歡樂的氣息久久未被輕風吹散。王美玲見到大家，連連說：「真想不到！真想不到你們會來！」慈璽代表大家為王美玲別上胸花，剛才在看台上沒有發出的歡叫，此刻真真切切地在她四周響起。

（撰文・潘鳴、王美玲）

癡瘋禁錮四十年

·攜手同行·



十六歲住進癡瘋病院，五十九歲第一次踏出院門，林葉不再自卑，不再害怕，更不再是個病人，她勇敢走出黑暗，發揮生命的良能。

當林葉走進教室，不到一百五十公分的身材，並沒有引來太多的注意，直到她上了台，塌陷的鼻梁和彎曲不規則的手指，活生生映在大家眼底，才引來眾人好奇的目光——一位癡瘋病人，卻流露出一股堅毅的自信。

「各位老師，我是一個沒有讀過書的人，站在這裏跟大家說話，好像是在孔子面前賣弄文章，所以我今天是要來讓大家『看』——看看一個



痲瘋病人這五十多年是怎麼走過來的……」

六十多個孩子的媽

回想五十多年前，林葉還是個十六歲的小姑娘，因為罹患痲瘋病，被家人、社會嫌棄，帶到台北新莊樂生療養院，從此以樂生為家，與社會隔絕長達四十年。

「我當時曾經問帶我來的叔叔，什麼時候要帶我回去？叔叔說，等我病好了就來帶我。可是等了幾十年，家人始終沒有來帶我回去。」

林葉說，當時她幾乎每天以淚洗面，哭到眼淚都乾了，流出血，差點瞎了雙眼。幾個院友不忍心看她這樣下去，鼓勵她學佛、背經，她才慢慢從佛經中頓悟，放下凡塵悲苦。

「我們每天早晚都會到佛堂誦經一個小時，念佛經時，我會忘記很多煩惱、悲傷。」林葉說，在佛堂不僅找到寄託，更讓她成為許多孩子的「媽媽」。

當時一位院友的弟弟來台北發展，苦於幼子無人照料，她知道後就

自願當孩子的免費保母。孩子放學，她就為他燒飯、洗衣，陪他作功課，直到孩子的家長下班接回。

後來，這位院友的弟弟有次回鄉，大家看他衣錦歸來，紛紛前來打聽，於是他就將林葉義務擔任孩子保母的事廣為宣傳，許多鄉親聽到這麼「好康的代誌」，也舉家遷往台北發展。原本林葉只帶一個，經過一傳十、十傳百，竟「擴張」至一次帶十八個孩子。每回談起這件往事，林葉就笑說自己是安親班的「創始人」。

三十年前，家電用品尚不普及，林葉以一雙殘缺的手要洗十八個孩子的衣服、準備十八個孩子的飯菜，一雙手就像泡菜，幾乎成天泡在水裏。

「因為我的手比較不方便，怕耽誤孩子上學時間，每天三點半就得起床做飯。梅雨季節是最令人煩惱的，衣服都不易乾，那時孩子家裏窮，只有一套制服，我只好去撿煤炭回來慢慢燒紅，然後將衣服一件件烘乾。」

看到林葉這麼辛勞，許多院友都說，這個「媽媽」比親娘還累啊！幾十年下來，林葉已經是六十多個孩子的媽，現在又多了一群孫子；因



為孩子個個成家生子後，又將自己的孩子送來給她帶，看來這個安親班的「創始人」是很難退休的。

林葉可是一點也不覺得辛苦，她反而很感恩大家能夠接納她，「三十年前，大家還很怕癲瘋病，家長能放心將孩子送來我這裏，對我來說就是一種包容，最大的鼓勵。」

孤寒生命的春天

學佛讓林葉放下悲苦，並在她孤寒的人生裏有了一個意外的春天，但真正改變她人生的是慈濟。

林葉是慈濟社區茶會、營隊活動經常受邀演講的來賓；除了國內，也常至海外演講，舉凡菲律賓、印尼、日本、加拿大……已經去過將近十個國家。

林葉說，自己不是天生的演說家，能夠站出來，實在是因為許多慈濟志工的鼓勵與包容。「如果沒有慈濟，我現在還是一個躲在療養院，走不出去的癲瘋病人。」

她記得第一次出去演講是在十年前，那時她五十九歲，四十多年來，生平第一次踏出樂生。

「當初，慈濟志工李佳穎鼓勵我走出去，我非常不願意，因為那時我還很自卑，怕被人家看，心裏也很恐懼。但是她跟我說，如果我能夠站出來，可以鼓勵很多人。我想，如果可以幫助許多人，不管怎樣，我都要去試試看。」

如今歷經數百場大大小小的演講，林葉已練就出一套絕招——因材施教。「因為我沒受過教育，也不太會寫字，無法事先擬草稿，只能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沒什麼組織。」

儘管林葉這麼說，事實上，只要聽過她演講的人，都覺得不可思議。這樣一個在樂生療養院住了五十多年的病人，可以對佛經那麼深入、對人生哲理那麼透徹。

「佛經是硬背起來的，因為我不識字，就請懂的院友逐句解釋給我聽，我邊聽邊背，每天複習，一本《無量壽經》就這樣背了起來。」林葉說，平常也會聽證嚴法師開示，並藉由廣播吸收資訊，「每一次聽上人講話，我都很感動，覺得他是針對我說的，所以聽了就用心記



起來。」

後來，在一次機緣下，林葉更發奮習字。

那次，林葉赴日本參加慈濟茶會，有人請她簽名，但林葉認為自己連寫字都有困難，於是加以婉拒。同行的慈濟志工顏惠美一再鼓勵她，她才硬著頭皮簽下名字，但是左看、右看，怎麼看都像鬼畫符，不禁為之汗顏。返台後，她開始練習寫自己的名字，並抄寫《無量壽經》，前前後後花了一年時間才抄完。

由於手指扭曲變形無法正常握筆，她只能將筆夾在食指與中指之間，一筆一筆慢慢刻畫，一般人寫一個字只需幾秒鐘，她卻得花上將近一分鐘；因為使力磨擦，手指經常脫皮紅腫，有時過於用力甚至破皮流血，但她依然忍痛繼續苦練。

「我練到現在，破皮的地方都長了厚厚的繭，用力捏也不會痛。這就是告訴我們：人要多磨鍊，才會更堅強。」

努力跟著院友學了許多字，現在她也能閱讀雜誌，寫簡單的詞句。每天一有空閒，她就待在佛堂裏讀報、看雜誌或背佛經，自我充實。

「我現在演講的機會很多，如果每次講的都一樣，大家聽錄音帶就好

了。所以我要多讀書、多體會，肚子裏有東西，才不辜負人家跑這一趟來聽。」

不是病人，是救人的

「因為慈濟，我今天才有機會走出來。我感恩慈濟的心情，是無法言喻的。」說到這裏，林葉哽住了。

她記得一九七八年，證嚴法師第一次來樂生療養院，她深深被法師的慈悲所感動，「他把我們當親人一樣關心，問我們需要什麼，有什麼困難。我們當時以為慈濟很有錢，就提出許多要求，後來才知道慈濟的善款是靠十方大德，十元、二十元很不容易募來的，心裏真的好慚愧啊！」

既然十元、二十元也可以救人，林葉心想：每月領有政府的生活補助款，用剩的也可以捐出來啊！於是她從慈濟的照顧戶變成會員，每月捐款給慈濟。

一九八三年，她得知慈濟要蓋醫院，就把自己存了數十年的「棺材



本」十萬元捐出來。

以後每當慈濟為賑災募款，她不但馬不停蹄地奔波勸募，更義不容辭地捐出自己僅存的零用錢。九二一地震後，她得知慈濟要為中部災區重建學校，更是多次捐款。

「依人生來說，我是很不幸的；但依佛法來說，我是很幸運的，因為我有幸參與慈濟，找到人生的光明，發揮生命的良能。」她心懷感恩地說。

因為全心投入慈濟，扭轉了她的人生；她不再自卑，不再害怕，也不再是個病人，她是黑暗角落的光明。

（撰文·賴麗君）